

A painting of a narrow, wet street at night, illuminated by streetlights and shop signs, with figures walking in the distance.

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

# 荒原狼

Der Steppenwolf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吴晓昱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 荒原狼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吴晓昱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原狼 / (德) 赫尔曼·黑塞著；吴晓昱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6

(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

ISBN 978-7-5008-6465-3

I. ①荒… II. ①赫…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0785号

## 荒原狼

出版人 茄宗金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HERMANN HESSE

DER STEPPENWOLF

## 作者注释

诗歌写作在许多方面可以被人理解，又会被人误解。在多数情况下，作者无法判定读者什么地方的理解是正确的，而又从哪里开始误解了作者的意图。许多作者已经发现读者对他作品的理解似乎比他自己的理解更加透彻。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误解也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然而，对于我而言，我所有的书中，《荒原狼》是最容易而且是被读者误解最多的一本书。事实上经常是积极热情的读者，而非那些拒绝读此书的人才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是古怪的。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这本书是我在五十岁时写的，当时正在应付这个年龄阶段所面对的各种麻烦，而这一点是很年轻的读者所无法理解的。

但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读者中，我也不断发现即使有人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也只能领会我的一半意图，这一点真让人感到奇怪。我认为，这些读者是在《荒原狼》中寻找着他们自己，从荒原狼身上识别着自我，感受着他的痛苦，梦想着他的

梦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本书了解和谈论的是除了哈里·哈勒尔以及他的烦恼之外的别的事情，是一个超越荒原狼和他的生活的另一个更高的不可毁灭的世界。这本“专著”和这本书中所有的问题都涉及这种精神艺术的问题，即所谓“不朽”的人用一种积极、平和、超越个人的永恒信念去抗争荒原狼的充满挣扎的世界。毋庸置疑，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充满忧伤的故事；可它并不是讲述一个绝望男人的书，而是关于一个有信仰的人的故事。

当然，我既不能也不想告诉我的读者他们应该如何领会我的故事。希望每个读者从中都能发现牵动其内心某根弦的部分，从而对他有一定裨益。但是如果许多读者意识到这个荒原狼先生的故事描述的是一种病症和危机——但还不至于到死亡和毁灭的境地，而是一个痊愈的过程，我将倍感欣慰。

赫尔曼·黑塞

# 目录

- 001 序言
- 024 哈里·哈勒尔的手记
- 044 关于荒原狼的论著
- 073 哈里·哈勒尔的手记（续篇）

## 序言

这本书包含着一个我们称其为荒原狼的男人留下的手记，这是他本人经常对自己的表述方式。这本手记是否需要导入性评论仍有待商榷。然而，我感觉有必要在这本《荒原狼》原稿之前添加几页，我想要记录下我对他的回忆。我对他不甚了解。事实上，关于他过去的生活及出身，我是一无所知的。然而，尽管如此，他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很同情他。

几年前，荒原狼那时快五十岁了，他来拜访我的姑母，想租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他租了楼上的阁楼与隔壁的卧室。一两天后他来了，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箱书，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九到十个月。他独自一人安静地生活着，尽管他的房间紧挨着我们的卧室，我们经常会在楼梯和走廊上遇见，但实际上，我们还是不熟悉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善社交的人。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正如他这样称自己，他真的是荒原上的一只狼，一个怪异、充满野性、胆怯的（可以说极度胆怯的）人，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的世界。由于他

的性格和命运，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有多么孤独，他又是如何有意识地把这种孤独当作他的命运而接受；我只是在读他留下的手记时才了解到这一点。然而，在此之前，我是通过与他偶尔的交谈和见面对他有过一些了解，而且我发现从他的手记中表现出来的形象与我们面对面接触给我留下的印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后者更为苍白、不完整。

当荒原狼作为我姑母的房客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房子时，我碰巧在家。他是中午来的，当时餐桌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我还有半小时才回办公室工作。他摁了门铃，然后穿过玻璃门。我姑母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问他有什么需要。然而，这个荒原狼，既没有立即回答我姑母的问话，也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而是扬起他精神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神经质地四下里嗅了嗅。

“噢，这里闻起来还不错。”他微笑着说，我姑母也笑了。对我来说，我发现这种用来介绍他自己的方式有些滑稽，不知怎么的，他令我有些不愉快。

“好吧，”他说，“我想去看看您要出租的房间。”

直到我们三人一起上到顶楼时，我才仔细端详了一下他。尽管不十分高大，但他的步态及举止却像个大个子。他穿着一件时尚舒适的冬季大衣，尽管显得较为随意，但他穿着却非常得体。胡子刮得很干净，短短的头发上已见灰白。起初，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走路的姿势，脚步疲惫、犹豫不定，既不符合他利落、引人注目的外形，也与他的声音不相协调。后来，我

发觉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连走路都会让他感到疲倦。他的微笑挺怪异——那时也同样令我不快——他会对着楼梯、墙壁、窗户，还有楼上那高高的旧壁橱沉思良久。所有这些事物似乎都能使他高兴，同时引他发笑。总而言之，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也许来自另一个大陆。他看什么都是那么可爱，还有点儿古怪。我得承认他很有礼貌，甚至十分和善。对于房租及早餐费用等诸多事宜，他都马上同意，毫无异议。然而，关于这个男人的整体印象，于我而言，似乎总处于一种古怪的、令人不快的，或怀有敌意的氛围当中。他租下阁楼和一间卧室，在聆听所有关于供暖、用水、维修等的规定时显得认真又可亲，对一切都表示同意，并马上预付了一笔房租。然而，同时他又似乎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他所做的事情滑稽好笑，无法认真严肃起来。好像租个房子、用德语与人交谈，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奇特而且新鲜的经历，而他的内心又被其他担忧的事情占据着。

这或多或少是我对他的印象，如果不是被许多后来发生的小事修正的话，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情很怪异，但毕竟从一开始就引我注意。这是一张相当奇特的面孔，或许有些忧伤，但是活泼、富有思想、充满智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为了进一步与我和解，他很有礼貌而且友善，但又显得毫不做作，尽管这似乎让他颇费了些力气，反倒还有一些几乎是令人同情和恳求的意味。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

我觉得我对他有些兴趣了。

还没看完以及安排好两个房间，我的午餐时间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回去工作。我向他告辞，让姑妈继续接待他。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姑妈告诉我他已经租下了这两个房间，一两天后就会搬过来。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向警方告诉他的到来，因为他觉得以他糟糕的健康状况，要在警方的等候室里站着办理各种手续，是难以承受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何等惊讶，我是如何警告姑母不要和他签租房合约。这种对警察的恐惧于我来说，似乎和这个男子脸上带有的神秘而怪异的神情十分吻合，让我充满怀疑。我跟姑母解释说她绝不能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使自己陷入一个相当不正常的处境之中，对她来说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结局。但结果是我姑母已经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实际上，她已经完全被这个陌生人迷住了。因为她对每一个房客都像亲人一般，或者甚至像母亲一般仁慈和善，曾经有许多房客就充分利用过她的这个弱点。因此，最初几周我总是在挑这位新房客的毛病，但每次姑母都热心地为他做着辩解。

关于不去告诉警方这件事，我很不满意。至少我得知道我姑母对他有多少了解，他是什么背景，有什么企图。当然，尽管他只在我中午离开后待了片刻，她就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对我姑母说他想在这里待上几个月，利用镇上的图书馆好好看看书，看一看这里的古迹。他只租这样短的时间，可能会让

姑母感到不满意，但他表达自己的方式相当奇特，显然他已经赢得了她的心。总之，房间已经租给他了，我再怎么反对也太迟了。

“他究竟为什么说我们这里闻起来很不错？”我问姑母。

“这一点我很了解，”她用自己一贯的、洞悉一切的语气回答，“我们这里井井有条，干净整洁，令人舒适，值得尊重。他喜欢这里。他看上去似乎已经很久都不曾过这样的生活，而且怀念这样的生活。”

我想，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就大声说：“但是如果他不再习惯这种有秩序、品行端正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他邋里邋遢，把到处都弄得很脏，或半夜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您又会怎么说？”

“我们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她边说边大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再也没多说什么。

而事实上，我的担心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位房客，尽管过着很没有规律、不够理性的生活，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烦恼或麻烦，至今我们还是愿意想起他。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的姑母和我还是被他搅乱了，我承认，直到眼前这一刻，我的脑子里还是在想着他，我晚上经常梦见他。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他了，仅仅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就彻底打扰了我的生活，使我不能平静下来。

两天后，一个行李工送来了这个叫哈里·哈勒尔的人的行

李。他有一个皮质很好的行李箱，这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还有一个又大又扁的箱子，上面贴满来自不同国家、还有些是海外的旅行公司和旅馆的标签，表明他去过很远的地方。

后来，他本人来了。我逐渐熟悉这个陌生男人的过程开始了。起初我并没有主动去了解他。一方面，尽管从我看到哈勒尔的那一刻起，他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可刚开始的两三周，我没有主动去见他或与他交谈。而另一方面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对他做了一些观察，而且我有时会在他外出时，进入他的房间去看一看，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进行一些间谍般的活动。

我已经对荒原狼的外貌做过一些描述，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并不普通、有着不寻常天赋的男子。他的面孔充满智慧，他的容貌既显出不正常的纤弱，又灵活易变，这反映出他极为脆弱、非同寻常的微妙情感。当别人与他说话时，他会放弃常规的俗套，不过也不总是如此。他说的都是来自他异域世界里的秘密及独特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人会当场被他迷住。他考虑的事情比其他人要多，正如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所具备的那样，他有着那种冷静的客观判断、思想性和对知识的确定性，既不希望出类拔萃，也不想要说服他人，更不愿总是以正义的姿态出现。

我还记得他在这儿最后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仅仅称其为是转瞬即逝的一瞥，那么他就对我的这种说法进行了一次例证。当时有一位享誉欧洲、著名的史学家及艺术

评论家打算在大学礼堂里做一次讲座，荒原狼开始根本不想去听，但是我成功地说服他和我一同去了，并排坐在一起。那位演讲者登上讲台开始演讲，许多一直以来视他为先知的听众，却由于他装腔作势且自负的态度而感到大失所望。当他继续演讲，用一些取悦听众的话作为引言，说感谢有这么多人来听他演讲时，荒原狼迅速地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既有对演讲者奉承话的批评，又有对其整个人品的批评——这是多么令我难忘且害怕的眼神呀，它太有内涵了！这个眼神不只简单地批评了那位演讲者，还用微妙却压倒一切的讥讽摧毁了那位名人。这还只是这一瞥中最微不足道的含义呢！与其说讥讽，更多的是悲哀，是真正彻底无望的悲哀，它表达了一种沉默的绝望，部分是他与生俱来的确信，部分是他惯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绝望不仅揭开了那位自负演讲者的面具，讥讽了此时此刻的情景、公众期盼的态度、演讲者有些自以为是的主题演讲——不，荒原狼的眼神刺穿了我们整个时代，整个令人神经过度紧张的生活，全部的汹涌和纷争，一个浅薄、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全部的虚荣以及肤浅的表现。天哪！这个眼神，在我们错误、缺陷、没有希望的时代，在我们的智慧及文化之下，变得越来越深邃，愈行愈远，它直击了所有人类的内心，在短短的时间里透出一个思想者的所有绝望，极富表现力，他也许了解人类生活的全部价值和意义。这一瞥仿佛在说：“看，我们都是猴子！看，这就是人类！”于是所有声誉、所

有智慧、所有由这种勇气所达到的成就，朝向这种崇高、人类的伟大及吃苦耐劳的所有努力瞬间都消失殆尽了，一切都成了猴子的把戏！

写到这里，我已经提前表述了，哈勒尔实质上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违背了我实际的计划和意图。而我原本的目的是要一点一点地揭开他的形象，同时讲述我慢慢熟悉他的过程。

既然我已经提前揭开了哈勒尔的本质，对于哈勒尔令人费解的“异常性格”，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而是想要细细地讲述我是如何逐步地猜测，并开始察觉到这种异常的、可怕的孤独背后的原因及含义的。这样更好，因为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远离我自己的人格而居于幕后。我不希望放下我的忏悔去讲述或写出一个关于心理分析的故事，而只是想作为一个见证人，为描述一个留下这本《荒原狼》手记的古怪的人做一点儿贡献。

从第一眼看到他，当时他到我姑母家来，像鸟一样伸长脑袋赞美房子气味的时候，我立刻就被他身上某种奇特的东西所触动；我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反感。我怀疑（我的姑母，尽管她不像我是个知识分子，可对这个人也会有同样的猜想）——这个人有病，是某种精神上的疾病，也许是性情或性格上的问题。出于健康人的本能，我躲避着他。日子久了，这种躲避被对一个长期遭受深重痛苦的人的同情所取代了，我见证了她的孤独

与内心的垂死挣扎。此时，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痛苦不是源于先天的任何缺陷，而是源于强大的天赋和能力没有达到和谐统一。我看到哈勒尔是一个苦难的天才，应了尼采的许多名言，他内心中有着天才那无边、可怕的承受痛苦的能力。同时我看到他悲观的根源不是世界对他的蔑视，而是他对自我的蔑视。然而，在他的谈话中——对各种机构和人物进行无情抨击时，他也从不把自己排除在外。矛头总是首先对准自己，厌恶和否定自己。在这里，我忍不住插入一段心理观察分析。尽管我对这位荒原狼的生活知之甚少，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推测出他是由忠诚、严厉、十分虔诚的父母和教师严格按照教义抚养长大的，这种教义认为教育和养育的基石在于摧毁人的意志。但是在这个学生身上，想要毁灭其人格和摧毁其意志的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过于坚强，过于骄傲，充满生机。没有毁灭他的人格，他们反而成功地教会了他憎恨自己。尽管他无辜又高尚，但他反感自己，他的一生中整个思绪都充满丰富的想象。就这一点而言，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殉道者，但是他对于每一次的愤怒与憎恨都给予了无情的讽刺批评。至于周围世界的其他人，他都努力真诚地去爱，公正地对待他们，不会去伤害他们。他有多憎恨自己，就有多爱他周围的人。因此，他的整个生活就是爱他周围人的典范。然而，他可以做到不爱自己，那种自我憎恨真的是纯粹的自我主义，从而看起来会滋生使人痛苦的孤独和绝望。

然而，现在是把我的思绪置诸一边，回到事实的时候了，最初我发现关于哈勒尔的一切，部分是通过我对他的探察，部分来自于我姑母对他生活方式的评论。很快就看出来了，他的日子是在思考与书本的陪伴中度过的，他没有从事实际的工作。早上他总是在床上待很久，经常不到中午不起床，然后穿着睡衣从卧室走到他的客厅里。这个客厅是个又大又舒适的阁楼间，带有两个窗户，他才住进来几天后就和别的房客住时完全不同了。客厅里塞满了东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越来越满。四面墙上挂着几幅图片和素描——有些是从杂志上剪下的插图，它们经常被更换。此外还挂着几幅描绘德国南部某个乡村小镇的风景照片，显然是哈勒尔的家乡。这些照片之间挂着一些色彩鲜亮的水粉画，后来我们发现是他自己画的。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或更准确地说是个女孩的照片。有段时间墙上挂着一幅暹罗的菩萨像，先是被米开朗基罗<sup>①</sup>的《夜》替换下来，后来又换上了圣雄甘地<sup>②</sup>的肖像画。大书柜里装满了书，圆桌上、很旧的写字桌上、沙发上、椅子上、地上也到处是书，书里夹着的注释条不时地变换着位置。书还在不断地增多，除

<sup>①</sup> 米开朗基罗（1475—1564），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诗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之一。

<sup>②</sup>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尊称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他是现代印度的国父，也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